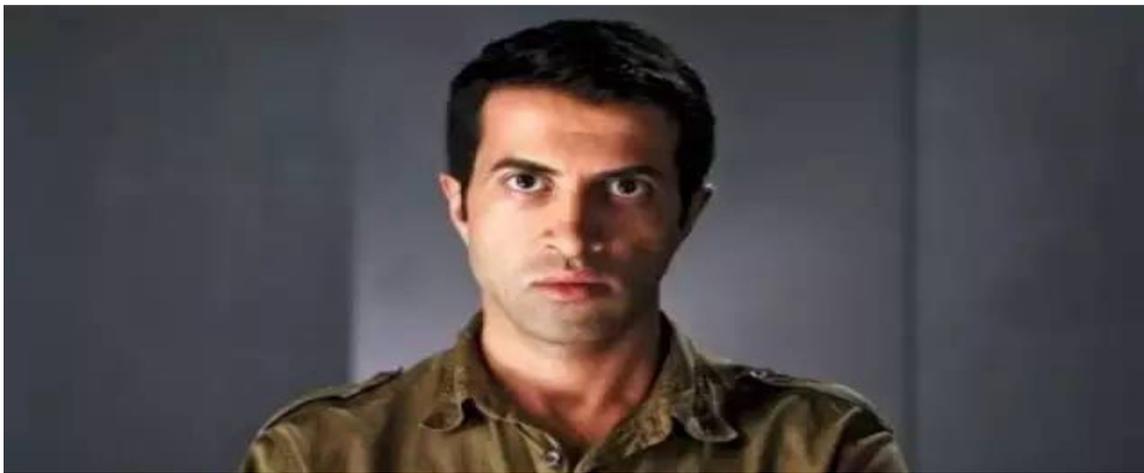




# 哈马斯领袖之子：我不再是仇恨教育的炮灰



这么多年我挣扎着要弄清楚我的敌人到底是谁，我突然明白以色列人不是我的敌人，也不是哈马斯，不是那些拿M16机关枪托重击我的人，我突然明白敌人不以国籍、宗教或肤色定义，原来我们拥有共同的敌人：贪婪、骄傲，还有一切住在我们里面的坏念头和魔鬼的黑暗。

我叫摩萨·哈珊·约瑟夫（Mosab Hassan Yousef）。谢赫·哈珊·约瑟夫（译注：伊斯兰社会的政治或宗教领袖）是我父亲，他是哈马斯组织七位创始元老中的一位。我是家中长子，来自中东地区最虔诚的伊斯兰家庭之一。

50多年来，中东和平是一个外交官、总统及首相寻找的圣杯。每个登上世界舞台的新面孔都以为自己能成为解决以阿冲突的那一位，然而每一个都跟前人一样悲惨壮烈地彻底失败。

事实上，极少西方人能真正了解中东和这一地区人民的复杂性，我却可以透过一个非常独特角度来观察。我生长在这里，在这些冲突当中穿梭，我从小就是伊斯兰教信徒，更是所谓恐怖分子的儿子，如今，我还是耶稣的跟随者。

21岁以前，我经历了赤贫、滥权、刑囚，以及死亡。我目睹那些影响世界局势的中东高层领袖的背后交易，我在哈马斯高层受到绝对的信任，我参与“巴勒斯坦反抗运动”，我被监禁在以色列最令人胆战心惊的牢狱深处。我还做了一个跟随耶稣的决定，以致我所爱的人视我为叛徒。

我不凡的人生旅程引领我穿越黑暗，进入极大的秘密里。

## 充满热情的祈祷召唤

我的故事要从祖父说起。谢赫约瑟夫·达武（Yousef Dawood）是阿贾尼亚（Al-Janiya）村的宗教领袖，也就是阿訇、伊玛目（imam）。村子坐落在以色列境内，就是圣经中的犹太及撒马利亚。

我很崇敬祖父，他抱我时，总是用柔软的灰白落腮鬍在我脸颊上磨蹭。我可以坐上数小时，只为了听他用富磁性的声音召唤穆斯林来祈祷。我常常有机会聆赏，因为穆斯林一天礼拜五次，每当祖父唱诵时，他的声音总是充满了魔力。

祖父为每个新生儿祝祷，在婴儿耳边轻声唱诵叫拜文。若有人过世，祖父就用水为逝者净身，再以白布包裹遗体。他为人们证婚，也替人们入殓。

即使没人要求，父亲却天天

都跟着祖父到清真寺去，他是众兄弟中对伊斯兰最感兴趣的一个。但之后他将发现，自己的父亲并不只是一个受信赖的宗教领袖或被爱戴的公仆。像祖父这样的一号人物通常拥有最高权力，特别是当世俗领袖腐败无能时，宗教领袖说的话就成了法律。

父亲后来做了清真寺教长，心里充满服务人群、为阿拉奉献生命的热情。当父亲第一次进到清真寺，十分讶异竟只有五个人在等他，看来，其他人都泡在咖啡馆、色情电影院，醉酒或赌博。

父亲不知该怎么接触这些人，他的心都碎了，只好接受现实，带领他们祈祷，讲解古兰经给他们听。很快地，他们爱上了父亲，觉得他是天上派来的天使。

当父亲跟祖父谈及他对同胞的挂虑时，祖父才明白原来父亲心里的激情跟潜力比他想像的还大！于是祖父把父亲送到约旦接受进阶的伊斯兰教育。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在约旦认识的人最终改变了我们家族历史的轨迹，甚至影响中东历史的发展。我想在此暂停，先花点时间说明伊斯兰历史上几个重要的事件，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何多年来，无数的外交方案都宣告失败，难以带来任何和平的希望。

## 伊斯兰信仰生活如攀天梯

1975年左右，父亲为接受进阶伊斯兰教育，抵达约旦，当时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已发展出完整的组织，并深受人民拥护。父亲发现穆兄会做的每件事都是自己关注的——帮助那些自伊斯兰生活方式中迷失的信徒更新信仰、医治受伤的心灵，并且致力于将信徒从日渐腐败的社会影响中拯救出来。

父亲相信这些穆兄会成员是伊斯兰的宗教改革家，如同马丁·路德与威廉·丁道尔之于基督教，其动机是拯救人们，改善生活，而不是杀戮或破坏。

所以，当父亲与这些穆兄会的早期领袖碰面时，他对自己说：“没错，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父亲此时看见的是伊斯兰中展现爱及怜悯的一面，却未看见伊斯兰的另一面。也许，他永远不会让自己看见。

伊斯兰的信仰生活如同一架梯子，祷告及颂赞阿拉是第一阶。当信徒帮助穷苦有需要的人、办学校、支持慈善工作，他便开始往上爬。而参与圣战则是梯子的顶端。梯子很长，很少有人上去看看顶端到底有什么，爬梯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种渐进式的发展常让人无法察觉，就像是谷仓里的猫突击燕子，尽管燕子一直紧盯着猫咪，看着它前后来回踱步，燕子却没有测量距离，因而也未察觉在每次来回踱步之间，猫已经渐渐逼近，直到转眼间，猫爪伸出，被燕子的血染红。

传统的穆斯林站在梯子的底层，对自己没有真实活出伊斯兰的信仰而自责，顶端则是大家在新闻报导中看到为阿拉及古兰经的荣耀滥杀无辜妇孺的基本教义派，中间分子则位居两者之间。

其实，中间分子比基本教义派更危险，他们看来十分温和、不具杀伤力，但你却不知道他何时将跨上梯子的最后一阶到达顶端。许多自杀炸弹客原本都只是中间分子。

在父亲双脚踏上梯子第一阶的那天，他永远无法想像自己会爬到离初衷多远的地方。35年后的今天，我想问父亲，您是否记得自己最初从哪里开始？您为失丧的人们心痛，希望他们回到阿拉面前得到救赎，现在却只剩下自杀炸弹客及无辜者的鲜血？这是您想要的吗？

然而，我的文化不允许孩子对父亲如此说话，他继续那条危险之路。

## 改变一生的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旧城城墙上供人通行的7个古城门中，有一个比其他城门装饰得更华丽，就是大马士革门，人们由此城门进入旧城中古老穆斯林区及基督徒区的接壤处。

第一世纪，有位称作“大数的扫罗”的人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计划对一个被他视为异端的新犹太教派执行残酷镇压。被他施以酷刑的人后来被称为基督徒。然而一个令人惊异的际遇不但改变他的目的地，也永远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自己也在此经历改变一生的事件。有一天，我跟好友走过大马士革门，突然听见一个声音朝我而来。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30来岁的家伙用阿拉伯文问我，看得出来他不是阿拉伯人。

“我从英国来。”他转用英文说明，他的英国口音实在太重了，我几乎听不懂。我们鸡同鸭讲好一会儿之后，才隐约弄懂一点。好像是跟基督教有关，还有一个固定在西耶路撒冷大卫王旅馆旁YMCA大楼聚会的读书团体。

我知道那地方。当时我成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慌。我心想，了解一下基督教也许挺有趣。更何况，在跟有名无实的穆斯林、狂热分子、国家主义者、高级知识分子、文盲、右翼分子、左翼分子、犹太人及异教徒等各种人打过交道后，对于交友对象，我也不挑剔了，而眼前这个人看起来很单纯。

当晚大约50人在一个老旧商店聚集，大都是跟我年纪相仿的学生，来自不同种族，拥有不同信仰背景。几个人帮忙把英文讲解翻译成阿拉伯文跟希伯来文，好让大家明白。他们给我一本英阿对照的新约。

好友告诉我，如果被人发现我跟基督徒混在一起，这很危险。

我却不太担心。父亲一直教导我们要敞开心胸，即使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人，我们也要去学习去爱。我低头看着放在大腿上的圣经。

## 当爱你们的仇敌——我一生要寻找的！

父亲有间大图书馆，藏书约5000本，其中包含1本圣经。小时候我读过雅歌里的浪漫篇章，却没有继续读下去。我想我至少可以试着读一下。

我从头开始读。当我读到登山宝训时，我不得多想，哇，这个叫耶稣的人好棒，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好美。我一读就停不下来，这里的每句话似乎都触碰到我心深处的创伤。讯息很简单，却充满能力，医治了我的灵魂，也带给我希望。

然后我读到：“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章43~45节）

就是这个！这些字句教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一生在寻找的讯息。

这么多年来，我挣扎着要弄清楚我的敌人到底是谁，我一直在伊斯兰教和巴勒斯坦之外寻索敌人。突然之间，我明

下转 07 版